基于“热病通阳”理论探讨银屑病的复发与共病*

李书曙[1,2]，贾皇超[1]，李建伟[1]

1.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河南 郑州 450000；2.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银屑病并非单纯的阳证，对于一些病程长、涉及共病的，多伴有阴证，若见津液代谢异常，日久则导致患者阴阳失调的病理状态。在银屑病的治疗中，不但要重视贯穿银屑病病程中“血热”特性，更要重视因“血热”而导致或并发的各种如“湿、瘀、虚”等病理因素和脏腑功能失调，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复发和共病，提高银屑病的长期疗效。在现代医疗实践中，医家从多维度视角出发，对“通阳”的内涵予以了拓展与延伸，认为通阳即是祛邪，如祛湿、化瘀、化痰、清热、解毒等，使机体邪去正自安，回归“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热病通阳”理论的价值在于其动态的平衡观，并非见热清热、伤阳温补，而是通过调畅气机、分解邪势来恢复人体自愈能力，在一些复杂性、代谢性疾病及慢性炎症性疾病的治疗中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银屑病复发；银屑病共病；“热病通阳”
DOI：10.16368/j.issn.1674－8999.2025.09.295
中图分类号：R27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999(2025)09－1848－05

Recurrence and Comorbidity of Psoriasis Based on Theory of "Re Bing Tong Yang"

LI Shushu[1,2], JIA Huangchao[1], LI Jianwei[1]

1.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to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Zhengzhou Henan China 450000; 2. Th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Zhengzhou Henan China 450046

Abstract: Psoriasis is not a simple Yang syndrome, for some long course of the disease, involving comorbidities, it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Yin syndrome. If abnormal body fluid metabolism is seen, over time, it will lead to the pathological state of Yin and Yang imbalance of the patient. In the treatment of psoriasis,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lood Heat"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psoriasis, but also to pay attention to various pat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Dampness, stasis, deficiency" and organ dysfunction caused or complicated by "blood Heat", to minimize recurrence and comorbidity and improve the long－term efficacy of psoriasis. In modern medical practice, doctors have expanded and extended the connotation of "Tong Yang"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believing that Tong Yang is to dispel Evil Factors, such as removing Dampness, dissolving blood stasis, dissolving Phlegm, clearing Heat, detoxifying, etc., so that the body return to the healthy state of "Yin－Yang balance". The value of the theory of "Re Bing Tong Yang" lies in its dynamic balance view, which is not clearing Heat when Heat is seen or warming Yang in case of Yang deficiency, but to restore the body's self－healing ability by regulating Qi machine and decomposing Evil Factor's force, which has strong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treatment of some complex, metabolic diseases and chronic inflammatory diseases.

Key words: psoriasis recurrence; psoriasis comorbidity; "Re Bing Tong Yang"

银屑病作为一种慢性复发性皮肤病，可伴有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共病，在生物制剂治疗的新时代，关注的重点已经从“快速清除皮损”，转变为如何“长期维稳、减少复发与共病”，形成了“早期

*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24YFC3505301)

治疗、长期维持、疾病修饰、预防共病”的现代医学新理念，但在临床中也发现了疗效衰减、免疫漂移等现象，为医患双方所共同关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作为一个学术共识，在过去的临床诊疗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面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医疗需求，中医药既要继承，更要创新，特别是要结合和融入现代医学理念，不断开创银屑病中医治疗的新局面。中医治疗银屑病历史悠久，方法多样，理论与实践比较丰富，笔者基于中医温病理论“热病通阳”的学术思想，挖掘和阐释经典文献的科学内涵，探索了中医在银屑病复发和共病中的优势和特色，试述如下。

1　银屑病核心病机的阳证特征

银屑病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红斑鳞屑性皮肤病，传统认为病因是由于素体热盛，复感六淫，或过食辛发物，或七情内伤等因素使内外合邪，化火生热，壅阻血络肌肤而成。从银屑病的局部辨证分析，皮损的早期为鲜红色，后期为暗红色或淡红色，多数医家认为血热贯穿疾病的始终，在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有血瘀、血虚等不同侧重。赵炳南指出，血热是本病发生的关键因素，将银屑病分为血热、血燥、血瘀三个证型；禤国维认为，应关注燥、毒、瘀三个关键病理因素，将银屑病分为血热证、血瘀证、血虚证三种主要证型[1]；刘巧认为，银屑病与“毒邪”密切相关，热邪蕴久成毒[2]。从这些代表性医家的理论认识中可以看出，病机中无论是“血热”，还是“血燥”，以及“毒邪（毒为火之渐）”，均为阳证、热证，符合中医热病学的特征。

现代医学认为，银屑病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皮肤病，其皮肤病理特征是存在炎症细胞浸润、角质形成细胞异常增生、微血管扭曲扩张等，其中炎症细胞浸润表现为银屑病的红斑皮损，与中医血热证高度相似。传统认为炎症细胞浸润与 Th1 细胞介导有关，属于一型炎症，Th1 细胞的过度分化会加剧炎症反应。近年来研究证实，Th17 细胞在发病中发挥关键因素，在银屑病的复发中，组织记忆性 T 细胞因为寿命长，对破坏因子和凋亡有抵抗力，难以被完全清除，可以产生多种与银屑病病情复发或发展密切相关的关键细胞因子，如何减少和抑制组织记忆 T 细胞的数量，是消除银屑病炎症状态、减少复发的关键。对应中医治则，就是早期、充分地应用清热凉血解毒法治疗，以减轻各种病理产物的出现，减少中医“伏邪”因素的产生[3]。

2　银屑病复发兼具阴证特征

临床上银屑病的复发主要与上呼吸道感染、劳累、情绪密切相关。从中医角度分析，上呼吸道感染属于“温病”的范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皮疹类型多呈点滴型，有自愈倾向，临床治疗也以清热凉血疏风为主。儿童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点滴状银屑病较为多见，从现代医学分析，与儿童免疫功能发育不完善、易受感染有关。从中医生理学的角度看，儿童属于“稚阴稚阳”之体，“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由此可见，银屑病在早期尽管表现为阳证，但气虚、阳虚的阴证也是存在的。劳累是银屑病的一个重要诱发因素，临床上有些银屑病患者经过长期的运动锻炼后，可以得到较长时间的缓解，从中医理论上讲，“动以养阳”，从侧面也反映了银屑病存在阴证的病理因素。情志致病，中医认识的历史较长，在“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中，诱发和加重银屑病的，临床多见到是压力、焦虑、紧张等消极因素，鲜少见到乐观积极的情志致病。情志也分阴阳，“喜、怒、惊”属阳证，“悲、思、恐”属阴证，“悲则气消、思则气结、恐则气下”，这些消极的情志因素会导致体内淋巴细胞的分泌或释放能力受到抑制，也相当于银屑病阳虚气虚的阴证因素。

血热是银屑病的核心病机，可能由于患者体质偏于气虚阳虚、嗜食肥甘生冷、缺乏运动、久病气虚、脏腑亏虚等原因，热易与湿合，形成湿热瘀结于皮肤、经络、关节、脏腑，导致疾病反复发作[3]，其现代医学机制既与免疫记忆密切相关，也与代谢重编程有关。在银屑病皮损中，角质形成细胞和免疫细胞的糖酵解活性显著增强，乳酸生成增加，而乳酸可以通过微环境酸化等机制来维持炎症记忆[4]。另外，组织记忆性 T 细胞除了受到局部微环境的调控，其存活也依赖于外源性的脂质摄取和代谢，这些代谢产物与中医学的气血津液代谢异常高度相关。水湿代谢异常也属于中医学“阴证”的范畴，这些“阴证”病理因素，可能在疾病的急性期表现不显著，但在发病和复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　银屑病共病的阴阳失调特征

对银屑病共病的认识，现代医学近年来逐渐走向深入。从中医体系分析，银屑病反复发作、病程迁延且难以彻底治愈的临床特征与中医理论中湿邪的黏滞、重浊等病理特性高度契合，二者在疾病进程与发病机制层面存在高度的相似性。银屑病热壅肌肤，而热邪易伤津耗气，日久不愈可致气虚，气虚不能输布津液于全身脏腑组织，致津液停滞，形成水湿、痰饮等病理产物，湿热相互影响，瘀结于皮肤经络脏腑，导致疾病的慢性病程。湿性重浊，“浊”为秽浊、垢腻之意，一个显著的病理特征是分泌物呈现秽浊不清的状态，银屑病黏着性的鳞屑与湿邪致病引发的秽浊之象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湿邪易兼夹他邪，若兼感毒邪，则见密集脓疱，发为脓疱型银屑病，也易夹虚、夹瘀；湿性黏滞，阻滞气机，气不行则水湿难化，疾病反复发作难愈。这些湿、虚、瘀等阴证的病理因素与银屑病阳证的病理因素相互影响，共同导致了银屑病反复发作的慢性渐进性病程，最终由皮肤、经络而入脏腑，出现其他系统的共病。

银屑病与炎症性肠病：银屑病因火热之邪内侵，加之情志失调，郁而化火，使心阳偏盛。心与小肠相表里，心火下移小肠，致小肠泌别清浊功能失调，出现湿热内蕴的病理状态，即为现代医学的肠道菌群失调。而湿邪困遏脾阳，致脾运化失常，水湿难以代谢，这种水湿代谢紊乱又进一步影响了肠道的生理功能，使得肠道难以有效分辨清浊，传导与变化功能失司，发为泄泻，这些症状表现与克罗恩病的临床表现具有相似性。近年来，银屑病的“肠－皮轴”学说成为研究的热点。叶晟桢发现，肠道与皮肤具有双向联系，肠道屏障功能的破坏与银屑病的发生发展有密切联系[5]。靳雅乔等[6]研究发现，银屑病患者肠道菌群失调与肥大细胞活化、皮损严重程度及炎症程度相关，肠道菌群失调可造成 T 细胞分化，引起 Th17/Treg 细胞轴失衡，破坏皮肤稳态，导致银屑病的发生、发展。贺守炎等[7]认为，银屑病的皮损与肠道黏膜具有相似性，二者有多个共同的遗传风险位点[8]。

银屑病与糖尿病：银屑病与糖尿病的共同发病机制是炎症反应、胰岛素抵抗、脂肪因子[9]。脂肪因子可作用于多种炎症细胞，对炎症的形成和维持有一定作用[10]。脂质稳态紊乱可以引发系统性疾病，如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也包括银屑病在内的皮肤病[11]。银屑病病程日久，病机与消渴病高度类似，都呈现出一种阴虚燥热、阴阳俱虚、血脉瘀滞的病理状态。治疗上，现代医学采用 TNF－α 抑制剂通过阻断炎症反应改善胰岛素抵抗[12]，中医则以凉血活血滋阴为治则。

银屑病与肥胖：李敏等[13]研究发现，肥胖与银屑病的发生呈正相关，肥胖可以使人体产生胰岛素抵抗，促使角质形成细胞异常增殖，导致银屑病的发生[14]。中医认为，肥胖多因过食肥甘、缺乏运动、情志所伤、先天禀赋不足等原因导致湿浊痰瘀内聚、留着不行，其病机为本虚标实，本虚为脾肾气虚，标实为胃热、痰湿，病程日久损伤脏腑，致阴阳俱虚、痰瘀互结，治疗宜益气补肾、活血化瘀。临床中发现，慢性复发性银屑病的病程中伴随血瘀表现，且后期也呈现出阴阳两虚的状态，与肥胖的中医病机有相似之处。

银屑病与高血压：中医认为，银屑病与高血压的发病均与风邪、湿邪、痰邪紧密相关[15]。炎症细胞因子在银屑病的发病、病情进展及转归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也参与了血压调节机制，有升高血压的作用[16]。

银屑病与情志病：抑郁、焦虑等七情内伤致使人体气机不畅，产生湿、热、瘀等病理产物，日久影响脏腑功能，出现心脾两虚、心肾阴虚等证候；正气不足，易夹杂邪实，病程迁延，可呈现出阴阳俱虚、虚实夹杂的病理状态。银屑病属于身心疾病范畴，长期的反复发作，加之过快的生活节奏，极易产生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进而影响疾病的病程。尚俊良等[17]根据中医“以情治情”疗法总结出清肝泻肝等多种治疗方案。宋凯艳等[18]认为，银屑病的皮损大部分集中于肝经皮损区域。《读医随笔》载：“凡脏腑十二经之气化，皆必借肝胆之气化以鼓舞之，始能调畅而不病。”提示肝气疏泄条达对脏腑气机的顺畅运行至关重要。孙一平等[19]从“肝主情志”理论切入，认为情绪因素可以通过肝脏对银屑病病情产生影响。朱秋霞[20]通过分析银屑病伴焦虑抑郁患者治疗前后的效果得出结论，认知行为干预可有效缓解患者负面情绪、降低复发率。

综上，银屑病的中医病机，并非单纯的阳证，对

于一些病程长、涉及共病的，多伴有阴证，特别是津液代谢异常，日久可导致阴阳失调的病理状态。在治疗中，不但要重视贯穿银屑病病程中的“血热”特性，更要重视因“血热”而导致或并发的各种如“湿、瘀、虚”等病理因素和脏腑功能失调，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复发和共病，提高银屑病的长期疗效。在治疗过程中，疗程应足够长，现代医学采用生物制剂“长期维持”治疗的理念，也需要在中医临床中予以体现。不同的病情阶段，“热、湿、瘀、虚”的病理因素和病变脏腑有着不同的侧重，即使在皮损完全清除阶段，也要重视潜在病理因素，将中医整体观念和“治未病”的理念贯穿到银屑病慢性病程的管理中。

4　基于热病通阳理论探讨银屑病的复发与共病

“通阳”源于中医经典《温热论》，原文载：“热病救阴犹易，通阳最难，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打破了“热病必用寒凉”的简单认识。叶天士指出，热病的过程中，热邪与湿浊胶结可导致阳气被遏，温病通阳，目的并不在于运用温药温补阳气，而在于化气利湿、通利小便，气机宣通、水道通调则湿邪可从小便而去[21]，这补充了传统“热邪伤阴”的病机学说，为复杂热病的辨证提供了新视角。在医疗实践进程中，医家从多维度视角出发，对其内涵予以拓展与延伸，认为通阳即是祛邪，如祛湿、化瘀、化痰、清热、解毒等，邪去正自安，回归“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其理论的价值在于其动态的平衡观，并非见热清热，伤阳温补，而是通过调畅气机、分解邪势来恢复人体自愈能力，在一些复杂性、代谢性疾病及慢性炎症性疾病的治疗中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笔者根据银屑病复发病程中的血热证特征和水湿津液异常，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瘀”与“虚”等病理因素，并结合中医“热病通阳”的学术思想，以及现代医学的进展，探索了银屑病中医治则治法。需要指出的是，水湿代谢异常所导致的湿邪，可以是有证可循的，也可以是无形潜伏的。在银屑病进行期仍以清热凉血为主，若大量使用清热凉血解毒药物，如金银花、蒲公英、水牛角、紫草、茜草等，祛邪的同时容易损耗人体阳气，阳虚无以运化水湿，需加入茵陈、白茅根、薏苡仁、土茯苓、虎杖、白鲜皮等药物以清热利湿、减少湿邪留存以通阳，防止日久湿热瘀结皮肤经络，从而减少复发。对于湿热重的脓疱型银屑病，应在清热凉血的同时，加大解毒利湿药物，加入败酱草、黄柏、重楼、蕲蘑、川牛膝、薏苡仁、茵陈、土茯苓等。对于关节病型银屑病，湿性重浊，阻滞经络关节，阳气不能布散通达，属于中医“着痹”范畴，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载：“凡关节重痛、重痹而弱，皆为湿着。”治疗上以祛湿通络为主，如苍术、地龙、桑枝、牛膝、秦艽、桑寄生等，辅以凉血解毒之品。对于病程日久，皮损淡红的血虚血燥型银屑病，是由于火热之邪煎灼津液致使阴液耗伤，阴血不足以滋润肌肤，应在清热凉血养阴的基础上，酌加补益脾肾之阴、化生气血津液的药物，如山药、茯苓、泽泻、女贞子等。素体脾虚者，舌质淡、苔薄、脉细滑，皮损薄且经久难消，多伴有“脾虚湿蕴”，在凉血解毒的同时，宜加茯苓、白术、白扁豆、太子参、生薏苡仁等。对皮损暗，经久难消，属于湿邪瘀痹阻脉络者，应在传统凉血活血的基础上，加威灵仙、乌梢蛇、伸筋草、路路通等通络祛湿药物。皮损消退、临床痊愈后，根据气血津液辨证，仍建议间断服用养血活血、健脾益气利湿的药物，以减少复发。对于明确发生共病者，建议及时启动生物制剂，结合中医脏腑辨证调理气血阴阳。

生活调摄上，在银屑病进行期的病程中，可在日常饮食中适当加入薏苡仁、莲子、山药、绿豆等健脾清热利湿之品；对于银屑病静止期或者缓解期，建议患者适当运动，“动以养阳”，慢走运动可以改善皮肤的营养和代谢，体现了中医“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理念。银屑病属于身心疾病的范畴，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乐观的情绪有助于疾病的恢复和减少复发。最后，要关注体质因素，中国人群中居于前 3 位的偏颇体质类型是气虚质、湿热质、阳虚质，体质偏阳者湿邪易从热化；气虚阳虚者易从寒化，早期积极干预有助于延缓银屑病的病程进展。

参考文献：

[1]曾秋菊，翎国维，吴美达，等. 国医大师翎国维从血论治银屑病经验[J]. 中国医药导报，2022，19(20)：152－156.

[2]叶峻宏，刘巧. 刘巧教授从毒论治银屑病经验[J]. 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2012，11(6)：390－391.

[3]李建伟,刘学伟,王刚,等. 基于湿热瘀结伏邪理论探讨慢性复发性银屑病的中医治疗[J].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2021,35(1):93 - 95.

[4]ZHANG W N,WANG G H,XU Z G,et al. Lactate is a natural suppressor of RLR signaling by targeting MAVS[J]. Cell,2019,178(1):176 - 189.

[5]叶晟桢. 文氏消疙方经“肠 - 皮”轴治疗寻常型银屑病(湿热证)的临床疗效与机制研究[D]. 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24.

[6]靳雅乔,郭书婷,李锐杰,等. 肥大细胞与肠 - 脑 - 皮轴在银屑病发病中的交互作用[J].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2024,38(9):965 - 974.

[7]贺守炎,潘燎,陈瑶,等. 两样本双向孟德尔随机化探究银屑病与炎症性肠病的因果关系[J].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2024,38(9):982 - 988.

[8]袁琳琳,张慧玲,李冬,等. 抗 TNF - α 药物治疗炎症性肠病后诱发银屑病的研究进展[J]. 实用药物与临床,2023,26(7):658 - 663.

[9]王丽云,刘学伟,李云飞,等. 银屑病与糖尿病共病的中医药防治方法探析[J].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2023,37(8):865 - 869.

[10]王睿,李承新,李恒进. 银屑病与代谢综合征综述[J]. 解放军医学院学报,2017,38(4):379 - 380,388.

[11]吉晓娟,陈华清,赖忆玲,等. 银屑病与代谢合并症的遗传关系研究进展[J]. 赣南医学院学报,2023,43(4):424 - 428.

[12]张宁,张琼,杨素清,等. 银屑病与糖尿病共病的中医研究进展[J]. 中国医药导报,2023,20(30):47 - 50.

[13]李敏,杜红阳. 多种不良生活方式导致银屑病发生的孟德尔随机化研究[J]. 锦州医科大学学报,2024,45(5):82 - 86.

[14]张鑫妍,安月鹏,袁锐,等. 中医治疗银屑病与肥胖共病的研究进展[J]. 内蒙古医科大学学报,2024,46(4):439 - 443.

[15]邸泽巨,杨素清. 银屑病与高血压病共病的机制与用药研究进展[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25,41(1):100 - 106.

[16]刘晓萌,刘高卿,曹园圆,等. 炎症反应在原发性高血压病中作用的研究进展[J]. 中国医药,2024,19(2):289 - 292.

[17]尚俊良,徐佳,王莒生,等. 肝与银屑病的研究概述[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8,33(1):236 - 238.

[18]宋凯艳,郑伟伟,李少华,等. 基于“治肝三十法”从肝论治银屑病的思路探析[J]. 四川中医,2023,41(6):48 - 51.

[19]孙一平,杨素清,安月鹏,等. 从肝脾肾三脏论治银屑病[J]. 中医药学报,2023,51(10):15 - 19.

[20]朱秋霞. 认知行为干预对银屑病伴焦虑抑郁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20,47(5):1082 - 1085.

[21]施忠华. 对叶氏“热病救阴犹易,通阳最难”的理解和五苓散的运用[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1,7(5):72 - 73.

收稿日期:2025 - 03 - 15

作者简介:李书曙(1999 -),女,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皮肤病。

通信作者:李建伟(1978 -),男,河南巩义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皮肤病。E - mail:Lijianwei191@163.com

编辑:孙铮